

尚書說要

一

二

冊

函

尚書說要

尚書說要卷之一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虞書

堯典

問放勳堯號也又曰贊堯之功者何曰堯號其信夫若今
稱人者必先曰某人斯曰某德云爾況孟子已言之乎重
華文命亦爲舜禹之號乎曰然以文命爲禹號數于四海
者何事也曰數分也分治四海之水土猶禹貢敷土云爾
曰若然則允迪亦爲皐陶之號乎曰非也史臣稱堯舜禹
之號者因爲天子而記其功德不可以遽爾若皐陶者直

記其謨雖有號亦不得而係之也故春秋傳引舜典以下
爲夏書

欽明文思允恭克讓者何曰猶稱舜者曰濬哲文明溫恭
允塞猶稱仲尼曰溫良恭儉讓也是故欽德之聚也明德
之通也文德之理也思德之深也安安德之定也允德之
積也恭德之顯也克德之才也讓德之固也以欽爲先者
德之始以讓爲後者德之終也若曰不是德而能讓也然
則安安非言欽明允克非言恭讓邪曰古語質簡非如後
人方語而又自發揮也

問堯親九族以至黎民時雍者何曰族有尊卑親疎則恩

有隆殺教有勸督百姓有賢愚貴賤則道有舒慘政有升降萬邦殊俗而異尚則法有因革德有柔能聖人雖神化其實緣人情而治此蓋記其成也此說不幾於道政齊刑乎曰俊德先之豈無本者哉然則丹朱嚚訟之在滕下共工驩兜之在朝下民其咨之在萬邦者何曰丹朱共兜者下愚之不移不害爲既睦平章也且堯皆知其奸舉疏賤之舜而加之九族之上四岳不能懲其惡側陋乃能行其志百姓有不感而雍乎若下民之咨則由洪水非咨堯也問乃命羲和者何曰德者化民之本政者治民之具黎民時雍而後命羲和焉記書者其亦知堯之道乎是故歷象

明而天道無愆時時采若而人道無廢事水土平而萬世
昏墊之害人者熄亦其序也

厯象日月星辰者何曰言此日月星辰者在天之象爲之
厯以紀之耳故其下皆言厯故疏曰厯此法象之日月星
辰也敬授人時厯已頒乎曰四氏考驗於四方閏定而後
允釐何爲其遽頒哉曰若是不亦廢事乎曰軒轅帝嘗以
來之厯固行也堯創法爲一代之定規則不可以苟而取
具矣四時之厯其文奚不倫曰古文簡重多互見也故言
宅西則春之隅夷卽東言南交則冬之朔方卽北冬曰幽
都見南方之明都夏曰敬致見冬致之亦然春曰星鳥則

北爲立武東爲蒼龍西爲白虎可知夏曰星火則春爲降
婁秋爲壽星冬爲星紀可知秋曰虛冬曰昂見春之星夏
之心也春秋言分冬夏言申者何曰春夏屬陽秋冬屬陰
故曰分春夏十氏掌秋冬一氏掌故曰申故春言日中秋
言宵中也然則冬何以不曰宵永曰此古人抑陰之意宵
中猶可說也宵永不可說也故特曰日永春秋何以言殷
夏冬何以言正曰殷中也未至於極猶曰陰陽方盛也正
則至其極猶曰正所謂陰陽也春秋何以言谷冬夏何以
言都曰谷以日之道路言都以日之照臨言也春秋言賓
餞冬夏言致者何曰後人比日月如過客其祖於賓餞之

意乎夫賓有迎候之意餞有繼繼之意致則日至中而後
致若曰日之景我致之也作訛成易不言時而言方者何
曰東得春氣之先舉東而西方皆作矣南朔亦若是也歷
象日月星辰其曰出納中永言日也鳥及虛昂言星也星
火言辰也奚不言月曰仲春仲夏仲秋仲冬非月乎故曰
爲重月次之星次之辰又次之故言日月詳言星辰略故
下朞日閏月不道星辰也民在冬春夏皆言身獨秋而言
氣鳥獸在夏秋冬皆言毛獨春而言交者何曰鳥獸之交
莫多於春民之氣莫平於秋也嗚呼此可以觀唐虞之文
矣非後人所能損益也孔安國謂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

掌天地四時之官者如何曰然呂刑乃命重黎脩往義和
亂厥官知其一事也楚語顓頊命南正仲司天以屬神比
正黎司地以屬民故法言云羲近重和近黎然則分天地
者其以春夏屬陽秋冬屬陰乎陰陽猶天地也

閏月言朞而不言朔虛者何曰朞所以舉之也蓋雖朔虛
亦在三百六十六日之內矣是故由日與天會則有三百
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舉言之則六日也天體本有此
度耳由四月與日會則有三百五十四日四百九十九分
舉言之亦六十也月會本二十九日耳積天體則氣盈積
月會則朔虛以一歲常數計之則盈虛之數皆閏月之由

也然不有氣盈則無朔虛故獨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之月之朔虛何以有此數也日月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則不及日十二度十七分二釐一毫弱也故全度之積三百五十四分餘分之積二十九日一會有四百九十九積十二會爲四百九十九者凡十二也故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爲一日凡得六日餘三百四十八也

問象恭滔天者何曰言共工之象恭雖天且漫也驩兜何以舉之曰其黨也放齊亦朱之黨乎曰放齊其亦私心窺聖人乎夫嚚訟之才類啓明放齊或不能察亦未可知然

其人亦卑矣然則三臣者堯既知其惡奚不去曰不知其惡而用之則不明所謂孚於剝也知其惡而用之見聖人用人如匠用木棄其短皆可用也惟夫大登庸則不可霄間堯之於鯀也知其弗賢而用之則非仁如不知其弗賢而用之則非智仁智於堯有疑焉曰茲堯之所以仁智也方割之水不可以坐視一已之見不可以先四岳也既試之而後已此堯之其智如神其仁如天乎

堯視天下重于已子然乎曰然昔者堯以天下之故捐二女于虞舜若試之而不登庸焉二女爲虛歸矣及舜既可用也又廢乎丹朱當是時也視天下重視二女九男輕然

則孟子何以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曰推恩之仁篤近而及遠博愛之仁舍小而謀大

舜典

問重華既爲舜號協帝者何事也曰其下八德也如曰重有光華則協帝爲又語矣是故濬與溫協哲與思協文與文協明與明協恭與恭協允與允協堯不言塞而欽舉之矣舜不言欽而塞舉之矣

慎徽五典至雷雨弗迷者何曰言舜之無人而不自得也聖人窮神與道俱寂聖人知化與時偕行孔安國言舜舉八元使布五教舉八凱使度百事流四岳以穆四門然乎

曰季文子必有所受矣納者堯納之乎曰堯既命以位則慎徽賓納皆舜也司徒百揆四岳皆言功效司空獨言德量者何曰互舉之也然非有風雷不迷之德者豈能有是效乎

伊問璿璣玉衡齊七政者何曰察斗運也斗者所以斟酌四時而齊七政之候也何獨言璿璣玉衡曰璿斗魁之第二星也璣斗魁之第三星也舉璿璣則前一星之樞後四星之權可知矣衡斗杓之第三星也舉衡則一星之搖光二星之開陽可知矣是故堯典昏星言其經舜典璿璣言其緯經以南方而定詳其目也緯以玉衡而齊舉其綱也

緯常行于經之中故玉衡不復言經經常包乎緯之外故
昏星不復言緯合二典觀之唐虞之天象備矣然則渾天
儀之說非與曰雖渾天儀亦必在是而後作也

辨問類上帝禋六宗者何曰類者祭上帝之名也謂之類
必其知化窮神而道類乎天斯可類之矣禋祭六宗之名
也謂之禋必其繼志述事而德因乎祖斯可禋之矣故類
者類也禋者因也六宗者何曰程子曰三昭三穆也不言
太祖者前已受終矣祭法詳說非與曰祭法之說其常也
攝政之祭其特也況上古可以兼日月寒暑水旱之祀而
宗廟在攝位之初豈祇告寒暑水旱之祭有定時乎

詩問程子曰如五器卒乃復如同也五器卽五玉也以物則曰玉以形則曰器以寶則曰瑞諸侯尊而贊重旣卒如而復還之餘則否者何曰然猶前言班瑞羣后耳聘禮亦曰已聘而還圭璋

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者何曰言自輯瑞覲牧之後五載而一巡狩其羣后因巡狩各朝于方岳者則奏言試功而車服以庸也蓋記前禮未備又明歲二月巡狩者凡五載一行之其羣后述職則在巡狩前五歲也卽旣月日覲四岳羣牧耳某聞之孔氏程子云然則四方諸侯于巡狩之後遞年而來朝者非與曰前旣乃曰覲四岳此復一年覲

一岳不亦皆經乎況周制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
巡後世皆以爲則皆本於是也又諸侯述職於一年則四
方風俗政教因以會同亦合人心之事也故曰賓於四門
故曰天下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如各以方遞年朝
則四方諸侯有終世不相見者又非臨下以簡之體

世用問象以典刑者何曰以典刑爲象而示人也其輕者
則流之其又輕者則鞭之又輕者則朴之又輕者則贖之
又輕者則直赦之惟怙終始賊刑也此之謂欽恤之道若
曰贖刑惟鞭朴則教人之法豈可贖者哉

邦獻問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受斯伯與朱虎熊羆不命而

不讓也稷契臯陶夔龍之不讓者何曰命以舊職而復讓
非誠矣曰以其舊職不疇若于僉不咨于四岳不亦輕乎
曰咨四岳而得禹則得稷契臯陶咨四岳而得伯夷則得
夔龍矣曰禹之所讓則命之伯夷之所讓則命之垂益之
所讓而不命之者何曰垂益職輕所舉之賢小雖或命焉
史固不得錄也故垂益稱疇若禹夷則稱咨四岳蓋帝王
之道明而治人百揆總之非與天地合德者不能幽而事
神秩宗統之非與鬼神合其吉凶者不能共工與虞不得
而比之也

印問舜命九官懋言百揆時言后稷寬言司徒明言士諸